皇清經解

ロ仁12
478
7

仁
478
7

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二十三

四書釋地三續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舉直錯諸枉四句

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

支那所有物錢

門口 12
流志

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益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虐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竝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眞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

之徹法乎哉

兵以鼓進

兵以鼓進以金退集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㮚周禮大司馬之職以辯正不知杜註左氏亦同斯文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聲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荀子鬨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井地

井地即井田也集註云爾惟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而言之也亦辨析又曰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誣

後車

詩緜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故孟子前一箇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箇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于駟狡騎萬帥可爲孟子作註脚

魯平公將出

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隨照應之者若陳良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其師是有首勿敘出留至末吐露之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蓋魯平公何人其肯就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之言逮事不諧時方露出於

其曰最有味孟子之平陸首但及其人之官職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于此尤可驗云

胡氏曰一段

高氏某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夸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

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迫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

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卯暴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

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當引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僖十年冬大雨雪之書時者以辨不必及月高氏析猶未精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豈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

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曾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簒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否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曾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曾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曾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益爲時王所黜薛侯曾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益爲時王所黜滕侯曾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益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

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卽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茲

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

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尤有懼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王者之迹熄節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詳羅文止此題文猶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而自民勞六月以下爲變雅自屬作時文者依倆其末幅并結則抄絕云詩降自黍離而若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忍其遽也矣王絕於東遷而載筆之權復遲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冀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即朱子所謂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豈恁地不濟事者也按茗之華何草不黃本作於幽王世豈容不編諸雅余欲改之云詩降自黍離而正月諸篇猶存之雅之申不忍其遽也矣蓋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厓說者皆謂其道已然事似周東遷後之詩云

魯太師

集註於魯太師云太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

註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註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矇也太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太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太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爲未備或曰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太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師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太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與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曰大師不與亦以瞽矇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羣無目者相率而去魯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瞽師掌教擊磬即教眡瞭也書稱日食瞽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操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盡者盡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禹貢

又續載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當胡朏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

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皐陶謨言之屢矣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卽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

父爲大夫八句

湯若士文云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云云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

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三讓謂固遜

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其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苦儀禮難讀者其熟於禮乃爾

所以勸親親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之道二字宜衍以荅不貼道字故寇退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參考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卽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予所否者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因思僖二十三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
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
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
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
辭凡誓辭皆有

鼻之於臭

凡字有三義一總說二相反惟臭字爲然臭氣之總名也又香
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又惡氣戰國策其似惡聞王之臭是也
若鼻之於臭則專指香蓋以下文安佚字例出集註畧講義兼
指香臭非趙注鼻之嗜芬香

攻乎異端二句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禾之也已之已止也
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後明太祖亦暗同
此解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存之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
非爲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余謂此蓋以答處知之不然聖
人不如此答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爲確
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教之弟難爲作時文者道耳何
則作時文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內註黃太沖言六經之道昭如

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鼈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章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天時不如二句

業師吳大易先生謂此節兩地理字殊不同上地理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理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然之感爲識于此　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以禮食

孫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妙今講義云以饋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尙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小人謂無位者）

斯民也三代節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註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或問成王以周公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陸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衞亦立文王廟也此

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竊以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哉淳名爲通春秋而實泪之或曰然則自出帝奈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父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竝祖顓頊而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固無明文事以類推魯其以王季乎或太王乎爲文王所自出也或歎曰佳余獨愛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聖學高明方能發此

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欲人於冬至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木有本水有源必推至於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其說遂於十五年兩設皇初祖帝神牌祀之卒罹火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懿熙仁四代者其識見豈不萬相懸絕哉

天命命

陳幾亭曰四子言命凡員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畯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行廢出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

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邪幾亭聞此想亦應失笑

兵

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證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王與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夫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衆孰彊蘇秦曰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不指執兵之人言邪奚待秦漢下邪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以皮冠節

余既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莅

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
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
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
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
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
發作時文者不體會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拘
矣過矣

吾不惴焉

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七八月之間旱

春秋時晉獨用夏正僖五年卜偃曰襄三十年絳縣人曰是著
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著見竹書紀年可知當
孟子游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益
于時周之天命未改而孟子又未曾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
出者

君子疾沒世章

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
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
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

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誰毀誰譽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王宮有學

蒙引云王宮王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益本於此

詩云實始翦商

陶元淳柴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大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平日讀至于牧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柴司猶彊辯余笑曰子之契交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

唯諾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夢吉集有唯諾說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獲字禽

左傳僖十五年震夸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夸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爲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計爾時惠且長矣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夫然後之中國

帝堯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劉熙註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註精絕當補入孟子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如致爲臣章註中國當國之中也以註方與下中國別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王復禮草堂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註家從之竟以爲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矣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黃東發曰集註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某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

讀君子卽上文君子說字卽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文身

留青日札曰某幼時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於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曰業下海爲鮫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揄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錄此者見今猶信耳

楚狂歌

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韻余謂亦有以兮爲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余謂故下已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卽謂已而殆而二而字通與上兮衰追已殆爲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綏歸懷爲韻卽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篇已矣與上斯知韻卽謂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可顧寧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人五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

女安則爲之節

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事不能

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太子商臣曰能一輩人上

法外意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最稱玅語

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蓋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存乎其先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冉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曰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冉子退朝陳用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美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爲正於此

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即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在邦在家

讀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旌首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既用交龍爲旂則當註旌曰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竿同首也蓋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池宣子假羽毛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是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大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旌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蓋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刋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刋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薈蔚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不多食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豚亦不倫矣

待坐待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董其昌文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省耕省斂云彼其春秋而一觀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觀是已三載而一觀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歲一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臆斷古諸侯朝於天子制亦如此也

石子嵐曰述職爲三載一觀董或據閒朝之說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當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卧而薦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作講亦自無礙子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句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君子實立黃二句

錢牧齋言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耆僧朱如容掌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玄黃二句文云周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吾此文以毛詩左傳作對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愚謂以恕爲怒明係湯氏一時誤用而其子代爲文過取給以口試思此詩乃君子見讒人而怒責之之詞於周師入何涉乎然則若何而可余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僖二十六年傳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兼此二義改作周師入君子恐可也斯無一字無出處矣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薨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四十安得有如陳際泰譏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邪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補註屈子以爲

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

敬忠以勸

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此爲最明白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巽與之言三句

集註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必也射乎

南園漫錄曰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爲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容惟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魏華父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

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益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輒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

淄水

後漢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其父泥和往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淄水物故尸喪不歸淄爲水行疾者此亦一證

桃應問曰章

黃蘊生有此全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來尤稱眞經術也

入公門章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皐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畧而不書何也與

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魯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燕朝在雉門之內而治朝在路門之內而燕朝在雉門之內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處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

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益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曾子養曾皙兩段

黃蘊生文中段云益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其則疾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卽有餘也眞入神之語

其待我以橫逆

陳幾亭曰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卽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

到足色妥當便人人愜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
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匡章通國章

陳大士文本戰國策云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殺其妻
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責善貼諫殺母上非也
余少曾有一作云天下有父責善於子而子不受而父逐之而
人絕之可也有子責善於父而父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未
可也與饒雙峰見合

寶珠玉者

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若楚語王孫圉曰國之寶六而
已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
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
用之何如耳

行其所無事也

禹貢雖指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
必到處皆然綿亘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
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眾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
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
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斯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
於一已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
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

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余謂如此讀孟子眞可謂通人之識矣

以樂侑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卿大夫以上且下逮士得毋太驕樂已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長老猶以樂侑食復何疑於古

射不主皮

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恐非蓋周禮鄭大夫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士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胡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雋而非是要不中卽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蓋深爲

此等慮故純乎尙德而不尙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尙也晚周之時射尙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竗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眞通儒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卿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國無遊民

遊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之矣

王宮有學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虞人

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宴見卽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卽言不及義後嗣其殆乎卽難矣哉也

曲肱而枕之

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註悉音去聲傍搜篇韻俱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晃曰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閻丈百詩亦云枕是虛擁非以肱代陶庵不當使別字惜其博辨故曾棄而終錄之

闕黨闕里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儗乎大夫招以旌旃安敢進此守官也而卽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一介不以二句

熊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己出比尤佳云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幾悔悟之餘遂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以服人留一物而羞惡辭讓之良留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羣居終日章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兗州府志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梅福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可訂高明博洽如顧寧人先生亦以闕黨即闕里

謂當扈闔之間

陳介眉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扈當兩扉之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闔因有闔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扈闔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扈闔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示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闔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益天下東西皆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闔向北則門之東扉為闔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闔向南則闔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角門入謁既畢輒從西角門出猶遺意也朱子言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益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啟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闔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闔右所謂闔東乃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闔

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待食於君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若爲君嘗食然

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妙益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待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卽余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那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孫學翼曰冕字活

有一言

字作文字解始於秦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

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其恕乎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最精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見本書

漆雕開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一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弟子門人

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是其證也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三門人者二皆正屬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使民以時

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杜輿梁成註則云九十

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參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

六尺之孤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尚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以幼小混解過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宗廟之禮二句

陳介眉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

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眾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柳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譁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與穆齒而不混于昭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竝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益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

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咸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卽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天下英才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若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今日舉百鈞

陳幾亭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蓋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舜不間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

仁者無不愛二句

顧朗仲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卽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者何屺瞻

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爲急本題云急親賢之爲務語脈正相承故許獬云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固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爲鄰

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爲鄰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云乎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修云乎何休註曰云乎辭也

周公弟也二句

朱子曰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

或問子產章

艾千子評張元或問子產章云開開開說似史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中每人開開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公孫拔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十三經中并孔註反改爲枝矣是可一拊掌也

誦詩

湛園劄記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耑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

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于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益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

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是固然矣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請舉孟子之知禮者當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狗彘食人食二句

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儀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抄解然苦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子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卽下章之所以益亡也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棫棘

孟子集註棫棘小棗非也案爾雅棫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詁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爲棫棘然亦曰酸棗非小棗也趙岐註棫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舜禹益避位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嘗辯之然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

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巵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

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徐氏曰下士二句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斷主圭田而言朱子引入此註中似誤

牽牛章

寧都魏叔子禧手評孟子牽牛章一篇又曰此篇得力從哀公

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章前後兩箇則盡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當以孟子此篇爲本

今茲未能

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註云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鶴言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按趙註亦云今年未能盡去）

易耨

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卽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亦此意）

巫匠亦然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卽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趙氏註謂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越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猶不自覺乎

孟子將朝王

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抄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突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耶（案此上朝字當讀往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五伯

崑山顧寧人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文集註竝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寧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竝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卽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

仲尼後哉

孟子置博士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幷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諸子傳說卽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案皮日休亦云漢得孟子置博士以專其學）

讒諂面諛

魏叔子曰錄曰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汚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姦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東里

東里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奄飛廉

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成王初猶與三監淮夷徐戎並叛至復與淮夷叛故書數其罪至于再至于三葢奄夷也秦本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中滴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夷也當於周公相武王節註出以爲下文兼之張本

子見南子節

金仁山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葢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illegible]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曾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問津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今之樂由古之樂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因憶韓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蓋左傳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公假偶用此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堯之宮

炳燭齋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曰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不挾兄弟而友

魏叔子日錄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

五畝之宅

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竺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

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
九軌又六鄉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
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
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
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
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
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
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
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
必容十餘家也愚案此說終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　案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
當今二畝零二十步耳仲恭似未曉此又案步有二義一舉足

曰步司馬法六尺爲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步之步
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畛正其經界見漢食貨志

集註援引多誤

按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反不涉於事說
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生不獨如是卽生平
所撰之傳註一涉事援引多誤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
註時心生疑議今老矣當爲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
待武子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簡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
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亡八邑而非七邑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
十餘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程
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定公十三年去魯

三當作四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
作六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譌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說奈與趙
岐八尺曰仞不合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奈與國語二十四兩
爲鎰不合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今但曰幼小五尺之童謂年十歲
今但曰幼小不衣冠處譌說苑而爲家語農家者流譌班固而
爲史遷至于文武改文武而爲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爲莊
周先發後聞胡傳原非謂仲尼練冠縓緣儀禮何曾以嫡母滅
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蹙頞之頰謂
鼻莖折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依儀禮牖作墉麻衣宜依儀禮
上增麻晝邑宜依史記爲晝潔河宜依爾雅爲絜沂水之內無
溫泉魯城之東無高山史魚史氏也非官名柳下惠柳下食邑
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爲兄弟所宗故曰宗國云爲長者非虞仲
非仲雍爲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疑別一人是曹交以國爲氏
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也盈之爲戴不勝字勝音升
見孫氏疏公叔文子爲公孫枝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儲子齊人
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敬叔
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盤沐浴之盤本孔疏
何如用韋昭註槃承盥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本左傳何如用
毛萇詩傳下邑曰都磯石激水改作水激石非蔡芸田器相承
爲竹器非毛老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
之謂厲者辭之確厲嚴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者說之詳辭亦
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

戈作戟解麋澤獸陰鹿山獸陽其類各別不得如鴻雁作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輅名起虞不待至商有之中庸帑指子孫孟子帑指妻子此隨文解之爲得楚辭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月指一歲各隨文解之爲得上孟昔者指昨日下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生不歌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楊朱何與宰我短喪章已止也齊宣短喪章已猶止也猶字不必子謂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勝也猶字不必未信以爲厲已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千里告以善輕易也猶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蹝草履也草字宜衍何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孟異乎註論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子叔爲魯文公之族自宜註出不害非告子之名叔父豈微子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其氏謂施發語聲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獨不聞乎甚至有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令尹子文姓不曰羋而曰鬬齊宣王之姓不曰嬀而曰田是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三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陳起榮黎永椿新校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學海堂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鄹邑也故說文云邾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鄹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

十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雜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純乎中國者僅兗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島夷錯處況雍州之僻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崐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

栎聞於鄒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卯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卯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卯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卯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卯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

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
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
月盡足信卽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魏世
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家並云子罃生
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
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
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
紀年之不
可信如此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
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
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
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
在愼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

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卽去
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卽從丙戌起何則由大
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
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
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在位十九
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鑑始
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說詳見後
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潛王孟子以
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
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
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
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

是年故改元已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滑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網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爲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滑王八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滑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滑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於九原而而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顧望也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纘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令又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訝余爲無稽余曰蓋嘗以臆

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爲是說也請爲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耶異耶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繯當今之一也卽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和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耶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卽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人月食三鬴算鬴卽釜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室柚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勝慨哉

或問於余曰齊饒兼金一百鎰趙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

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厩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卽墨富豪以金千溢遺燕將卽平原君爲曾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固何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耶或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耶異耶金之價視今輕耶重耶余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車馬百駟蓋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爲一斤

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爲齊王寵臣嘗欲自託於孟子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爲介與往弔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卽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

矣疑驩以是積憤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卽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輿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答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絶尙冀復甦豈忍恝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此段取喻悲悶可爲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卽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卽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愼靚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

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畧可覩矣

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宣雖薨而湣尚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第曰吾分益亢矣朱子註楚辭涉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邱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曰觀左邱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一證左邱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間邱明不單氏間則單氏左自非左

邱明七篇爲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潛邱劄記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

周素犧罍考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爲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同其爲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曾不知止以犧爲飾耳因其字畫形聲舛譌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犧爲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罍相類但兩耳連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

學海堂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卽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玄枵禍衝于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愼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屬周末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鑾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家韋實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鄭同火裨竈先知之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邑鄭取以歸于我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註防魯地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註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註鄫國今琅邪鄫縣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莊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二十四年七月昭七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

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

或問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自此以往季氏將世世執魯國之柄乎余曰未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執政文十年臧孫辰卒而東門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執政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三君文子始見文六年是文子初立猶未相也況前此乎

愚按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爲婚姻若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姞鄭有二孔氏出乎姬此三孔固可相爲婚何者姓不同故說是已余謂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已姓傳至春秋爲莒子爲郯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已姓傳至商末爲有蘇氏周初爲蘇忿生此二已何妨爲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亦從來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按孔穎達堯典疏曰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此卽後代宗法之所由起乎嘗思齊孝公名昭而其後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先有成公爲二國之臣子者稱昭公之謚則觸孝公平公之名諱孝公平公之名則廢昭公成公之謚此將若之何曰鄭康成之論諱禮曰於下則諱上不聞於上則諱下也猶之於後則諱前不聞於前則諱後也此自謚昭公與名平公者之失考耳於二公何與哉然則禮既失於前矣而爲二國之臣子者終將若之何

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謚之謚者所以易名之典也烏得而廢諸但爲齊之臣子於昭公則稱昭而餘則否此固諱之變禮也吾於是宋之臣子於成公則稱成而餘則否此固諱之變禮也吾於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易及而難避也今獨不可增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謚乎以謚則將廢此謚矣明臣如陳文王文皆例應謚文以名文遂不得謚文此亦可見矣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于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爲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爲月之十四日事在前而書于後者從赴也經之從赴而書者衆矣何獨此而疑其爲夏正邪余曰蓋從前後之文而決其爲夏正也當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按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所謂落實取材正夏之季秋之事豈孟秋乎已而果九月獲晉侯于韓則占者之言驗矣晉獻公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死乃周以二十二年秋逃歸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梁則其言似不驗不知晉用夏正周歸于二十二年秋者實歸于晉惠十三年之夏也懷殺于二十四年二月者實殺于晉惠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歲則占者之言又合矣此俱傳文用夏正之明驗也大抵春秋之經爲聖人所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

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得之也
或曰子以傳之九月爲卽經之十一月則傳之十一月爲卽經
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
九月十四日壬戌數至明年正月朔爲戊申隕石于宋五此卽
晉侯歸之月也自戊申朔數至正月晦爲丁丑六鷁退飛過宋
都此卽殺慶鄭而後入之日也或曰晉侯之歸旣應在明春而
經不見其事何與余曰經從告告則書晉侯之歸不告亦猶晉
重耳之入不告經固不得而書也或曰經旣不書而傳記之亦
應列其事于明春而傳繫之于去年之末者何與余曰此傳之
例也傳固有或先經以始事者或後經以終義者如此傳本記
韓原之戰而必追敘晉侯之入是先經以始事也此傳本記晉
侯之獲竝及晉侯之歸是後經以終義也只此一傳而春秋
之例亦可類推矣

按傅山先生少疏左傳著左錦一書秘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
年將六十矣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狐
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杜氏止註鞫居衞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
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衞
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
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按胡朏明註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事何
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

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註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卽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卽古濼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濼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濼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濼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濼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賈氏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旣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據祭義旣入廟門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廟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卽太王所居詩周原膴膴是也志云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縣東

北四十里

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應劭曰析支在河關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緜地千里皆羌地賜支即禹貢析支也水經注引司馬彪曰自賜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經賜支之地是爲河曲

燕禮若有諸公則先鄉獻之鄭註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註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賈疏謂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按室中東南隅謂之窔窔少右開戶戶半門也西南隅謂之奧奧少左開牖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戶東而牖西皆南鄉戶牖之間謂之依故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按地理之說襲謬踵譌固不勝數而一欲鑿空出新反不如舊說之安者顧寧人論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是也寧人曰幽在今灤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幷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竝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苦心釋經處乎知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則以周幷州鎮曰恆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

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愼息愼卽肅愼爲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宋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雄州起直至金所都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除却燕山府以南二百四十里止二千五百一十里與此不合然亢宗言直至又言彼中行程無里堠但以行輒一日記爲里數故不同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遂來賀與今不同況在有虞盛世其爲營州之地無疑尙得謂非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哉

又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竝同此足補註疏之闕冀之分而幷也幽也既以地廣而帝都所寓民物號稱阜繁亦以人衆說者又謂外厚蕃羣而內尊王畿尤其深遠之意青之分而營也則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有涉海之險故別置爲州可以從陸

按通典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甚詳獨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南越於是特立南越一目以與上九州別併譏晉書隋書皆謂交廣二州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非是余請得而折之曰南越尉佗傳秦以幷天下畧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顏師古注漢書本揚州之分故曰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此三郡盡有今廣東廣西交趾之境漢武帝平爲七郡名交州三國吳分交州置廣州晉滅吳因之下逮隋二史竝以交州廣州爲禹揚州新唐史亦然豈無所根據者哉至謂九州封域皆以鄰接相屬五嶺之南果禹迹則屬荆不應捨

荆而別屬揚斯又不然塞上嶺又名大庾嶺者在南安府城西南無論今入粤正道漢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卽此豈是鑿空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有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無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趾二地補註之正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是也息愼既爲營州如是其遠則揚州之有交趾亦復何疑且不獨舜撫甌頊已南至于交趾矣或曰子於上世幅員若是其後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畧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又按皇覽紀聞曰韶州府城東北八十里有韶石相傳帝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毬門鳳閣等名今遂稱韶州爲虞城究其始不見於傳記余謂特不見水經注耳吾友胡朏明既主通典兼持此說作禹貢錐指因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曰韶州之更名也始自唐貞觀元年計其時圖經應有舜嘗奏樂于此之說不然昌黎酬張韶州端公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豈鑿空附會者子所據僧一行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云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東甌今溫州及台閩中今福建明不及嶺之南余謂下文一行不云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

海爲蠻越乎又云逾嶺徼而南爲東甌東似當作西謂駱越別種者又云南逾嶺徼爲越分故歷斥漢之郡若鬱林合浦蒼梧南海珠崖唐之州若富昭象龔繡容白廉等所包甚廣不得執一說以相難也復據昌黎送廖道士序中州清淑之氣於嶺焉窮最高而橫紀南北者嶺此卽酈注引古語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意也余謂昌黎在潮州不又云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乎猶且不謂之遠蔡澤傳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吳起傳作百越貨殖傳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下卽云番禺一都會皆足證不史遷昌黎是信而徒據杜君卿何也且堯典云宅南交證以舜本紀南撫交趾顓頊本紀南至于交趾則交爲交趾洵有如小司馬所註者不復疑子讀堯典如是之澗而讀禹貢乃頓爾隘耶朏明不覺嘆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

又按楚在春秋地雖廣不濒於海屈完曰寡人處南海解者曰對上北海之文以所近者言也而子囊謂共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南海今廣州府治爲當日百越地雖未屬楚要爲楚兵力之所及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俱有兩層義人多未析如楚文王滅羅徙羅子於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若滅得徙於楚之南徼爲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楚世家作賓之南海古以與字通用言不得徙楚境內卽塡實於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此又一義也亦見楚號令及於南海逮後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因南征百越之君猶前志也夫

又按通典謂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以知嶺南地非九州之境說尤不然今嶺南多金銀非揚所貢之金乎多孔翠犀象非揚所貢之齒革及羽乎多蕉多木緜非所貢之卉服織貝乎君卿曾官節度于嶺南寧不見之耶至職方川浸原不及海而宣王時江漢之詩詠召穆公虎之成功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得捨今祠祀之南海而他有所屬哉按堯典宅西曰昧谷康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見鄭氏本是卯字曰古文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謂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余案隋地理志於張掖縣註云有大柳谷張掖爲今甘州衛

按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亭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特矣或獻疑曰後漢書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註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說尚有未盡余曰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康成戒子書吾嘗遊學往來幽井兗豫之域蓋亦以目驗知之王伯厚生長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卽以信康成者

削國策不數古人誤著屹如堅壘豈易攻與

按黃子鴻筠信水經注者憶初晤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彪不過紀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今尙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既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註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稽此三說以覆子鴻曰酈注經余更注酈吾與子同爲善長之忠臣何如子鴻喜獲所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於何代余曰諸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太子賢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瀆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

或問北嶽祀典畢竟該在貴省渾源州抑仍曲陽耶余曰曲陽

是也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曰北岳恆山禹貢太行恆山疏曰恆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兼殷制釋山曰河北恆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山鎮曰恆山註曰恆山在上曲陽是虞夏殷周異代同揆則舜當日蚤覩北諸侯于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嶽水經所稱之玄嶽歷歷可知豈容議議之者以定鼎於燕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改而祠之於方位宏余謂則有孔穎達毛詩崧高之疏在曰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余嘗愛王導云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此名相之言也孔穎達云天子不據已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

都燕當別議五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以對後不復改明以來之人獨未讀金史乎因思崧高維嶽非當時以太室山爲嶽乃詩人借嶽來贊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是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於爾雅後幷補註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耶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宿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時霍山爲中嶽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訖周秦悉

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周不曾以岍爲西嶽岍何得有嶽名余曰職方河西曰雍州山鎮曰嶽山蚤已得嶽之名豈待周移嶽於此而後云爾乎漢既移南嶽唐肅宗在鳳翔亦曾改汧陽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要皆後王事余最愛康成註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徧足少嫌其以嶽爲西嶽不以霍山爲中又嫌其宗伯註仍襲爾雅雜以嵩高自忘却大司樂註殆由未善於讀崧高之詩也哉

按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左傳地名訖問余成二年鞍之戰杜註止云齊地穀梁傳則云鞍去國五百里恐非以下文有華不注山山下有華泉證之鞍似去此不遠當屬今歷城縣地余曰通典濟州平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鞍故城在縣東括地志寰宇記同蓋唐世鞍故城尚存故杜以爲據余意鞍在今平陰東北四五十里其去華不注山亦一百三四十里朝而戰於鞍勝而逐之一百三四十里之山下且三周焉晉人之餘勇眞可賈哉齊奚足云蓋古駟駕一車車僅三人御復得其法故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今人不明乎此徒以平陰屬兗州歷城屬濟南中隔長清縣境如是其遠豈能一日通作戰場茲所以見通典亦未知信與

按專門明經於地理有不若人君之言者淳于濟漯達於河是也穎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上句眞亂道惟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敬宗對曰沇濟自

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新唐書亦不通地理流濟自溫入河作今自漯至溫而入河夫高宗灼知濟與漯斷則此至溫入河乃濟水非漯水明矣敬宗雖姦敢面欺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二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故余嘗案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漯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東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于河耳至既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絕河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

濟之性則獨勁也故語云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溢出南岸爲滎仍然至淸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於陶邱之北禹貢九敘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志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亭而不流深而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倍此之地乎後代秖緣王莽末濟瀆曾枯不見有溢爲滎又烏知陶邱北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闕如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泯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殆善會經旨新書又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潛而出卽東出於陶邱北之註脚也合而分卽入於河溢爲滎之註脚也

又按胡朏明問滎字說文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註脚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漢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

再見耳又謂曰出者折旋之間因邱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截河而南之後未曾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於汶達於濟濟漯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偉論然以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卽青州貢浮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邱北向所云浮於淮泗當作達於菏浮菏者亦由乘氏縣入濟五十里至陶邱北皆至此而止然後舍舟登陸至濟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於河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兗州貢道當如荆梁二州用逾字曰浮於濟復逾於濟達於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沇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渭若兗州之濟本屬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者乎且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於陶邱南不當曰東出於陶邱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爲信經文參諸古今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其論如此

按顧氏肇域記左傳桓二年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註以爲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當以趙世家註引括地志岳陽縣北九十里有千畝原爲是余謂當

日干畝之戰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改曰晉曾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鄂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吾鄉太原縣也又後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亦太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兩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是獨歎晉啓封百里逮成侯時何啻五倍王綱不振諸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

又按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此千畝乃周之藉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未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絕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鳥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是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

按寇有來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也即從其來路可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別從一路以出者獵犹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太原地名亦即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爲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鄭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其地在豳近是要高平曰原秦中地面以原名者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來歸自鎬劉向曰千里之鎬顏師古注非豐鎬之鎬至於太原余亦謂雍州之太原必非周幷州之太原也更有證者宣王旣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太原與詩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唐叔虞爲侯國天子豈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甸侯之地可知旣知國語益知詩矣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晉入春秋前後四都相去亦只在平陽府百五十里之內晉孝侯號翼侯翼故城在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爲晉侯史記云始都晉國晉國卽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在今聞喜縣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都絳絳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宛然方悟從前說盡錯東去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澮水西北去故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人民繁庶資產富饒西北諸州邑莫有過焉豈非霸國之餘烈哉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據尚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

爾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按上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齊南津等三在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遶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況平州地形高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爲碣石似無疑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會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之山矣古九河濶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濶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刪禹貢同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

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竝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按有碣石讚談郭造卿著者疏碣石山所在既小誤復未盡余爲補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有大揭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縣跨四地故班固曰大揭石山今人第因天橋杜屬諸昌黎隘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凡有四海謂永平府之渤海也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衛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柰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渤海名郡遂狹視渤海謂禹貢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誤也正謂碣石邊之渤海也或曰亦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

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屬尾沒於渤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益復明顯是禹貢自碣石入海遷與固同出一口者也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尚書古文疏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削去惟就穎達疏有云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入海不得復至碣石謹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於河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順流而下亦卽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脈絡實以

治山宜諸水使皆入海而諸水河爲大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文證二導河北播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遽以無是三字而謂河入海不在碣石何異癡人說夢證三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島之夸以皮服來貢者僅夾碣石山畔須西上數百里而後達河經文何不見有西字以合荆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蓋河口碣石斷無疑也後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過酈道元一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余謂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鑿卽破也酈注有本如此今人不能取徵乎此復舍神聖經文而弟指

晚近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立說別解可也吾未見其可與論禹迹矣

按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回河詔書然亦不盡然者太史公不於禹貢北字下過降水之上增其文曰載之高地乎蓋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耳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杜佑曰西山則太行原文有恒山二字宏衍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易散慢無力惟一邊就西山踵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隄高數丈許載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趨于勃碣貫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正指此誰謂金隄非禹作乎又誰謂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推禹故道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即枉人山要東則太伾上陽西則太行與賈讓所奏無異治河者當識此變處

按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貢道由江順流入海由海逆流入淮入泗是禹時江淮決不相通明矣其通之者在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以通糧道然亦是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水道尙相反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至是始驗

按愚向謂有當請於朝早加刊正無疑誤後人者莫過王子有其母死者之註註引陳氏（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著孟子紀蒙）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誤亦有自來趙岐註孟子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康成亦註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除之康成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諸侯尊絕旁期已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澹所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說與鄭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厭適母之說流傳至宋闕入集註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於序文中特言之何其甚也夫母在爲所生斬猶可言也父在爲所生竝同不可言也始焉馬非所厭而云厭猶知有母也既焉竟無復有所厭是不知有父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且公子爲其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爲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請早加刊正且加補正云爾

又按余既緣孟子而斷曰母不厭子因徧檢儀禮禮記註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厭孫舅不厭婦姑不厭婦夫不厭妾女君不厭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

又按鄭康成言服之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余謂仍有以餘尊降如父卒服未降而遭母喪仍服期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止大功蓋一爲父之餘尊所厭一爲先君之餘尊耳又殤以年降是服之降有六也若此者亦可補入註疏

或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則吾既聞命矣乃若宗子母在爲妻禫似仍有相厭之意特爲宗子妻尊夫爲妻伸禫耳余曰否此自爲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禫耳故朱子言喪服小記是解喪服傳孔穎達疏嫌長宗子尊厭其妻果爾當云雖宗子爲妻禫不得有母在字面陳澔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說益非

又按期之喪有禫者二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三年之喪亦有不禫者二臣爲君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也或曰臣爲君僅二十五月輒除無復禫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出二禫曰妻爲夫爲慈母終不曰臣爲君故知之

或又問父在爲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爲妻服與此同得毋甚與曰非甚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解得致精一切傳註未及曰今

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使子夏復生聞之亦應首肯且不特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皆同豈他旁親之期所敢竝與

又按禮有六不厭而有二厭一曰君厭臣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降其衆臣布帶繩屨是一曰父厭子父在爲母降至期父卒直伸三年之衰不伸斬是或問何不云夫厭妻余曰妻之言齊也體與夫敵不得厭之使無服或服爲之降當又得一言曰夫不厭妻以補註疏然則妻之不厭也貴也妾之不厭也賤也貴貴賤賤門內之治定矣

又按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祖父母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旁親雖未嫁苟十五已後即遊降父爲嫡子三年斬縗而不去職者蓋崇禮殺情也父在爲母縗周却罷職居心喪三年則情伸而禮殺

皇清經解卷二十五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番禺陳起榮黎永椿新校
光緒庚申補刊

潛邱劄記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按范甯言子夏傳既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以暢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余謂絕有二有天然而絕者有以後人而絕者苟天然而絕在大宗則爲之置後俾適適相承統領百世之族人若小宗則聽之不必復取他支子以後之蓋彼不過五世則遷耳此大宗小宗之別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斯言得之賈公彥曰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斯言失之

按汪氏琬子與論禮服京師不合頗聞其盛氣既而歸近且合刊正續類稟悉改而從我其中儀禮說二條有可喜者亟錄于

此一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緦先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謂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二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子謂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若二語竝列卽出子夏傳文汪氏小誤

按章子踦書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姊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白虎通亦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余亦曰男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爲舅我亦從而舅之懼其同於母黨也故別曰外舅彼以我之母爲姑我亦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也故別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蓋女子居然以父母視其夫矣女子以父母視其夫可以在室服父母之服服舅姑似猶不可

按三年之喪又有無禫者二一心喪一追服三年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見宋元嘉制追服三年無禫見梁天監二年何佟議

按古者男子有五斬女子止一斬在室爲父出嫁爲夫當其爲夫且降父之服而爲期矣何有於舅失禮自唐貞元中始也今也男子除無爲長子之服臣爲君之服斬反有八蓋母加服斬自明孝慈錄始也母既然於是承重之祖母所後之母皆然繼母慈母亦皆然合數之男子有八斬女子服母繼母與父同是在室有三斬嫁服舅姑并及承重之祖舅祖姑所後之舅姑繼姑慈姑亦皆斬合數之女子有九斬焉何斬之多也蓋服制之變於是爲已極

按汪氏琬堯峯文鈔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曰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禫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譌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朝據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望仍遵用大哉斯奏眞所謂羣言淆亂折諸聖者矣今漢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問無中月

而禫之文間傳有之當改作間傳唐儒主三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合且所據乃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之文竝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聞而特過我曰唐實有主三十六月者子知之乎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鳳閣舍人張柬之歷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此最作史者玅處蓋世遠言湮邪說易以誣民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却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東海公曰善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輯家禮小祥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却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甲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方成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譏王肅杜預以短喪黜其從祀也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竝從夫服但爾時姑尚存自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貳斬矣抑不從耶余曰禮有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既嫁從夫夫天也妻其敢貳於天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或問祖卒孫既承重訖矣久之祖母卒孫又應承重但祖母其所生者也承則無重之可言不承則已已名爲適孫將若何余

曰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疏曰此一經論適孫也律文適孫祖在爲祖母承重止齊衰杖期亦指適孫非庶孫也竊以庶孫可立而爲適孫妾必不可以升爲妻仍服期汪氏琬有妾宜無服一篇或難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獨不可援古而服緦乎琬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文之與勅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竝行不悖者也或又難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辯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

按里中劉氏之喪兄既不拜弟有以嫂可拜其叔爲疑者余曰鄭康成有言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兄公今之大伯之稱大伯之尊於弟之妻猶嫂之尊於夫之弟雖在流俗大伯猶於弟妻弗拜則嫂不宜拜夫之弟何疑故曰夫妻胖合也又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按喪服傳曰父在爲母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三條者能日百徧誦之則褚無量所歎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者庶其有悟乎

按杜元凱謂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年之喪在賊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

後言之則晉武亦未盡善也

按古者喪期无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以前蓋自有天地卽有人類有人類卽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綴于此小戴輯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於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此辯證不然果圻內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耶此卽以經解經

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

審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縭叶湛露詩儀與椅離叶斯干詩儀與議罹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廬植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

言文也鄭康成註曰爲其失事正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宰老亦未之免邪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于商（左傳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宗人釁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此解絶妙宰

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此卽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卽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竊恐宰老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因思僖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毛詩古音考可以興兵音邦）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觀下文伐齊則可敵宋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第三則遷頑民于洛邑按宰老云頑民皆叛逆之徒也其與

乎畔而遷者皆商世臣大族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鮀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爲殷之庶民矣請問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尙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此不可解

曰知錄豐熙僞尙書云其曰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爲商書不曰周書說者謂爲此夫子未刪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

寧人謂春秋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沿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寧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

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竝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巳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謚案鄧祁侯杜註祁謚也是也次則甯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卞莊子爲魯卞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秤子也自蔑也文十五年按國語有孟文子卽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秤子亦當附

見又云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七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又先於豹稱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倏字而倏貴而倏賤乎竊以爲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文十三年及閔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按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僖二十八年）按左傳桓三年有欒共叔然國語欒氏之稱子也自枝（僖二十八年）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竝見十二年稱爲欒共子又先於欒氏之有貞子亦當附見又云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十三年）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竝見十二年又云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字焉不敢與三家竝也按子叔氏有齊子即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竝乎又昭四年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杜註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第二則又云君前不敢子也按文六年亦稱趙衰爲成季非對君言也何解（陽子成李之屬也故黨于趙氏）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於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又云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按陳子禽謂子貢曰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之於季子然一稱子於季康子四稱子陳亢問於伯魚亦稱子禽溺問於子路亦稱子子路問於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於師乎其說不可通矣或曰然則若何愚曰改皆字

爲多字庶乎其尚可耳又云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然孟子於平陸大夫蚳鼃沈同畱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者集註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得而通矣

宰老云外大夫無謚者而後書字請問齊陽朋謚成子見國語注之按外大夫無謚者而後書字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是陽朋固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陽朋猶可解曰注也注本再世本再請問鄭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亦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與子美猶可解曰此外傳也再請問鄭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問至此當無辭矣

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按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杜註曰河外河南也亦一證也戰國策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曰河外卽河南地不又一證邪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秦王欲與趙王會於西河外澠池註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則又一證矣又按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註曰屬司隸正義云卽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

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下註曰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不止今

與徐勝力

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薨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豈論語妄語邪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邪蓋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此註疏之言也

與宋既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閻妻騎扇註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註記時尙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益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與三家絕異哉顯誤如此不待細攻

與陶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

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古之冠昏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而有妻而適遭姊喪姊尚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或曰諸侯絶旁期此降在緦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夫人服之乎弟曰夫人雖無服而却有服之理古五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禮亦當無其昏禮今乃有大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期已不若前乎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殤者亦聞有子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殤女子十五許嫁字而笄卽不爲殤是女子無長殤何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吾欲一以儀禮爲斷

序又疑大夫絶緦於其旁親皆然何獨爲貴臣貴妾緦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天子且然而況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解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又誤會中庸之文也復曰案王爲諸侯緦衰鄭註爲弔服既葬而除亦已服五月矣然

又與陶紫司

適考得喪服傳大夫爲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爲之命安得有兄若姊之尚在十九以下與鄭註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此既以見世有奇才盛德不必要至五十而卽有幼爲大夫者又以見已爲大夫則用士禮冠矣冠卽不爲殤不爲殤而後可以服他人之殤鄭註又云昆弟殤死或謂爲士者古四十强而仕則四十始爲士今士在殤中亦有未二十得爲士者

冠也仕也服官政也皆不依常法周公固已爲變禮制此服矣若國語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亓官氏特衰季之事以此難鈍翁鈍翁不必服固不若以周公所制者還折之也

四與陶紫司

承問宗子爲其妻服果有異乎弟曰有異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而已禫乃十五月而禫非二十七月而禫也宗婦死有爲之齊衰三月者未聞三年也凡喪稱三年皆再期之謂及二十五月之謂非眞有三年也

又與徐勝力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鄙說之不誣誣不誣亦何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

與江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鴕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爲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任情黷禮若世俗人所爲者其亦必有所恃乎易恃爾殆恃宋文鑑劉原父爲兄後一議乎及歸取其纂讀之

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載劉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既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論即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蓋僖公於閔雖庶兄實北面爲臣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今鈍翁非諸侯也然猶可誄者曰有嬰齊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服傳君至尊也爲之斬故大夫尊得以降其親兄弟之服止大功後世此禮不行而劉炫駁牛弘降服之議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王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旨哉其由此推言之縱鈍翁無子猶不得以弟爲之後而況鈍翁之子筠不過一士庶人耳而敢援古大夫之例乎或又爲之解曰鈍翁固云權爾權爾竊以天下何事不可權而唯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天經地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爲辭者且公羊不嘗以權許祭仲之廢君乎君子深非之漢儒不疑亦嘗以衛輒拒父春秋是之斷衛太子之獄雖一時君臣相顧嘉歎以爲經術之效而後世則罪其說之非善乎鈍翁嘗引蘇氏之言曰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然則斯議也其亦聖人之一端也已矣

又與傅青主二丈

向在太原日先生曾以褚師聲子韝而登席公怒下問云古人既脫屨復脫韝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韝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按陳祥道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韝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韝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韝蓋方是時有不跣韝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韝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唯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韝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韝耳

又考得漢哀帝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韝係解此賜食也非燕飲比故韝尚存

七與陶紫司

又考得范甯穀梁傳註云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鈔在據禮經以正他書不似鈍翁據他書以疑禮經此古今人學術迥別處又引譙周云三十嫁者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已稱曰鰥女子二十未有嫁者周官即許其於仲春月奔不爲止尤看得活潑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豈必定以是期哉宜十九而娶亓官也

與徐電發

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黃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

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趙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註謂無所受命德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註曰類不正相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烏得五先生曰然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弟不覺擊節遽起揖曰千年幽室爲子一燈照破可不謂天啟其衷哉

九與陶紫司

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爲曾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計此時尚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卽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

答萬公擇

前承下問古止再拜今四拜之禮起自何代弟學淺識劣茫然莫知一對退而竊思此實古今禮制之大者不可不考近少微得梗概先就古禮以對可乎按古再拜周官之褒讀爲襲卽拜字今之兩揖是也折腰而已非頭至地今四拜則頭叩地者四是兩拜字雖同而義各別卽唐杜甫詩老病人扶再拜難韓愈釋

言見今相國鄭公愈再拜謝亦止如今兩揖耳非連叩頭也或曰拜之數既可得知矣稽首之數亦可得詳乎曰稽首止頭一至地而已無今所謂四拜八拜者覲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燕禮同）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惟左傳定四年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九頓首而坐坐卽跪也所以下文云秦師乃出）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據每章闕祇宜一頓首今遂三頓首蓋申包胥故重其禮以謝秦君若禮之正如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拜三揖乃三揖耳豈得至頓首而又凡九頓首者乎故曰此禮之至變也又按燕禮有公答拜有公答再拜周官之奇（音羈）擸（鄭氏註一拜是也因思論語拜而受之今之一揖也再拜而送之今之兩揖也或曰論語之所謂拜止指揖而言乎曰否拜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豈止揖故曰夫子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論語揖所與立上如揖則皆今之拱手周官肅擸是也又按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止言拜不言再者省文也何以徵之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豈有至服之甚而不先再拜者乎尤當會於言外又按孟子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先言稽首後再拜再拜稽首而受先言再拜後稽首此何以別焉曰此從未經拈出者也拜而後稽首周官之吉拜是也稽首而後拜周官之凶拜是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又按朱子有跪坐拜說一篇其略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

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啟居傳傳當作箋云啟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最賞趙岐孟子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煞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岐註則於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

也案郝仲輿亦云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與石企齊

漆園有云在曹縣者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宋景公滅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故莊周亦宋之官也竊以史記周嘗爲蒙漆園吏蒙當作宋則竗不可言註史記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也弟嘗要改古人原文此等是也

又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

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見日知錄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未刻儀禮十七篇白文今監板脫者皆全唯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作哭者止賓出五字亦不是寧脫毋刪此尤可笑者尊札竝當作幷雖有竝幷通用俗字書不如脩韻古幷與竝音義俱異

又

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東所以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於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嘆爲千確萬確者也想像二字弟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之也何如何如來札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秦虜公子卬東地至河卽弟所引商君列傳魏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者也但弟素堅持辛巳徙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此自襄王事於惠王無涉不得如通鑑以襄五年作惠四十一年也可查孟子生卒年月考一看更與弟辯願聞願聞至魏地今年入於秦如兄所引蒲陽卽其一明年又屬魏後年又屬秦此等事多不可言吾兩人一爲輸攻一爲墨守皆以孔孟爲主朱子次之

又與秋谷

爾雅毋之昆弟爲昆昆之名亦古但先昆二字不見古人有不

如用泰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稱曰舅氏顧寧人先生爲千確萬當因攷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註夫之母曰吾聞之先姑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舅二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弟者又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黨矣此等講貫實快絶然非吾兄難我亦不及窮析至此也

與劉紫函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匆匆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謹覆

與劉超宗

今日淸晨方敢取達于滸長臺讀之首辯長箋三誤益信　老東塞外西南入海于淮曷與哉他可知矣但云古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後易濟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河至漢日徙而東者也不聞濟爲河奪漢遂稱尊之說千祈詳示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

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尋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粵水亦有達海者焉曷爲不瀆不經中國不得列於川也

又

偶思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如笛而六孔豈徒執焉而無聲乎質諸家大人家大人曰汝當博極羣書以釋斯惑因考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註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註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註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小舞者有聲明矣書以爲助所關似非小也

又

連百忙中又細讀虞書數過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典兼敘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截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水土豈待格文祖後耶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平水土者錄其舊績兼百揆者勉其新功即稷播穀契敷教皐陶明刑亦申命其舊職而已亦合孟子舜非至此始爲是官也蔡傳精確者已數治一段萬不可易況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誤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誤此愚之所以欲博極

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晚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辭之決玆玆敬受教矣

又

昨札去尚有考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疏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又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又曰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箾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然則文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禮書未詳者當補之又龜山猶知回護干舞即孔疏亦然獨孔傳不知益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近考得微仲乃啟之次子亦奇

又

細閱漢地理志泗水有二一出乘氏入淮一出卞縣入沛各自分路揚鑣未可混而爲一或班氏不能如水經分爲西東流誤合而爲一乎願先生更加詳核勿爲古人所眩此亦大關係也班氏自註頗晝然不糊塗必是誤認何如如汶水亦有二見水經見漢註泗得毋類是仁山謂泗上可以通荷下可以入淮非通淮也晚已撰一段辯之亦據水經云爾漢志泗入沛似誤乃沛入泗說文所謂泗受沛水東入淮是也蔡傳泗之上源自沛

亦可以達河上源字確否恐誤與仁山同

又

前偶以僭禮一則奉詢未及詳語今敢不避狂瞽之罪而縷陳焉一尊札謂用牲於社常禮也用幣於社變禮也竊以爲用牲于社亦未必盡爲常禮何以言之周宣王當大旱之時作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集傳曰社祭土神也是宣王固嘗因旱灾而用牲于社矣豈得盡謂爲常禮耶謂爲常禮者可通於王制而不可通于毛詩也一尊札謂唯康侯從千載之後斷爲鼓社竊以爲公羊傳及何休註公羊傳皆以鼓字屬社是連讀者不始於康侯也一尊札謂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一時竝舉兩地偕作有不可以先後分者竊以爲以杜預爲不足信則已如以杜預爲足信杜預明云諸侯用幣於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所謂退而自責者正指諸侯親身而言若一時竝舉諸侯將置其身於社乎抑置其身於朝乎豈能化一身而爲二人乎若止置其身於社而朝廷之上雖鼓聲淵淵乃虛無諸侯之跡焉吾不知所謂自責者何等也此三則者實所不安于心若其他屬辭之精比事之切晚雖欲辯之亦烏從而辯之且唯有漢服唯有衆慕而已日來讀尚書至今文古文之別頗覺紫陽草廬諸大儒所疑的不可易安得階前一尺地跪而進其所得乎

又與劉超宗丈

所諭變禮有二一昔無而今有者謂之變禮如用牲于日食是也一對四時常祭而言者亦謂之變禮如日食之災異是也此雖變亦常剖析精微眞堪羽翼經傳敢不心折心折但愚謂鼓字連讀不始於康侯公羊何休已先康侯爲之其語意原輕非敢謂公羊何休眞勝于穀梁范甯也若以春秋大義論公羊之所得自不如穀梁穀梁又不如左氏左氏又不如本文程子所謂以經別傳之眞僞此固晚之素心也豈待今日而始曉然哉又諭鼓以助陽非以聲罪竊謂鼓以助陽者其一說也以聲罪者又一說也若謂非以聲罪則小子鳴鼓而攻之謂何且向來第二札謂天子以鼓責勾龍以鼓責勾龍非聲其罪乎不與其說自相背馳乎大抵著一書立一說必處處圓通不至有一毫

隔礙而後可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六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番禺陳起榮黎永椿新校
庚申補刊